

阡陌岁月

1998年的那条大青鱼

(当年宁夏支边,今日仙居修仙) 杨坚

1998年的隆冬,年关将近。北风猛烈地扫拂着树上的黄叶,黄叶在地面上打着圈儿又飞向远方,寒风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生痛。天空阴沉沉的,乌云密布,云层中有一些亮光透出。人们都说,这是天在“开雪眼”,看来马上就要下雪了。厂里已经很久没有发工资了,我蜗居在梨园新村的老房子里。前段时间,弟弟出差路过仙居时,看到我徒四壁的房间,红着眼说:哥哥过得太苦了。他用单位发的5000元年终奖给我添置了一台大背投影机,这样生活也不至于无聊。母亲过来替我缴纳了有线电视费,留了100元钱给我当生活费,她忧心忡忡地走了,并留下一句话:你这是要奔30的年龄了,村里和你同龄的人都已成家立业了,你还一无所有,吃饭都成问题,以后怎么办?怎么办?我也不知道,自从大学毕业进这个单位一年以来,就没有领过一次工资。虽然每天大家都在传说,明天就会发工资了,我们就像《我的叔叔于勒》一样,每天都在期待好消息,这个传说都快超过365个了,可是每次期待都落空。当年厂里红火时,很多人都来到这个明星企业,这些人中有公务员,有医生,他们放弃各种身份,从上海到这里任职。老虎同志当年从医学专业毕业,本来是要去医院当医生的,却放弃本专业,改行来到这里,还好他的老婆当医生,所以平时生活费用由老婆接济,以至于他在家里觉得很抬不起头。最苦的是有几对同在厂里上班的夫妇,其中一对有两个孩子,大的上大学,小的念高中,正是花钱的时间,“再苦不能苦孩子”,这一年来,夫妻俩为了孩子的生活费四处借钱。27岁,真是尴尬的年龄,亲戚们开始操心起我的婚事。一天,有人上门找到我的阿姨家,说她亲戚中有个姑娘,人很不错,在工艺品厂做绘画,当样品师傅,勤劳能干,这些年也赚到不少钱,到待嫁年龄了,一直想找个自己

中意的人。几年前,她见过我一面(对于她,我没有一点印象),很有好感,当时曾想托人上门提亲,但我去上大学了,此事不了了之。现在我回来了,她不嫌弃我现在的窘境,愿意嫁给我。她提出的条件很优惠,只要我愿意和她结婚,女方家不要彩礼,房子、家具、电器都由她陪嫁过来。母亲当时因为我的生活问题,得了很严重的焦虑症,当听到这个消息,觉得这笔“买卖”很划算,这也是当时对我来讲最好的选择了。她多次劝说我答应下这门亲事。甚至发动了几乎所有亲属的力量前来规劝。听到这些,我心里一阵凄然:没想到我沦落到这个地步,竟然要靠“卖身”过日子了。天空开始下起了雪,我骑着自行车来到位于三桥头的单位碰碰运气,看看厂里有没有要发工资的消息。这时,看到副经理坐在办公室门口,可怜巴巴地掏出几个硬币向大家说:我身上全部家当只有这么点钱了,不知道今年怎么过,老婆因为钱,天天吵架,已严重影响了夫妻感情。其他一些员工围着他七嘴八舌地说,现在马上就要过年了,我们也要准备年货的,家里老人帮我们带孩子这么辛苦,我们也要表示一下;春节后孩子上学也要钱,本来答应给孩子添件新衣的,不知厂里能否发点工资,多少就算意思一下也可以啊……慢慢地,办公室门口围起了不少人,大家都在打听什么时候能发工资。这时,老总走了出来,大家不要急,厂里都在想办法,这几天,销售部的人都在外边催款,江西那边有一批货,说好了,会给我们结算钱款的,估计后天会回来,等钱款一到,会马上给大家发工资的……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消息,刚才还愁眉苦脸的人们,虽然还有些将信将疑,但似乎都舒了一口气,这下日子终于有盼头了。晚上,天上下起了雪,越下越大,天气越来越冷,我蜷缩在家里,床上薄薄的被子根本不耐寒,我裹得紧紧的,把毛衣、秋裤、袜子都穿

回去睡觉,还是有些冷,但心里想着马上就要领到工资了,有期待了,倒也不觉得冷。打开电视机,这段时间,我每晚都在看一部叫《山城棒棒军》的电视剧。这是一部讲述了一群棒棒军在重庆靠体力讨生活的故事。底层人群的酸甜苦辣、悲欢离合故事,深深地引起了我的共鸣。我一集不落地看着。当全剧20集全部播完时,我竟有一种如好友离别时依依不舍的心情。第三天早上起床,雪停了,大地上,屋顶上,都盖上一层厚厚的积雪,整个世界一片洁白。母亲又早早赶来了敲门追问,那桩亲事考虑好了没有?如果考虑好了,可以早点答应人家。我没有回答,只是搪塞说,厂里马上就要发工资了。于是匆匆赶到单位,销售员陆续从各地回来了,都没有要到钱回来。但是去江西催款的销售员还没有回,这给我们失望焦急的心保留了丝丝希望,虽然说,以前我们每天的等工资都是在失望中度过,失望过后再期待,再失望,再期盼,一直这样反复循环,但有期待总比没有梦想好。下午,在众人瞩目万众期盼中,负责江西片区的销售员回来了,同样,他也没有要到货款。在大家的失望眼神中,他宣布了一个好消息,虽然没有要到货款,但对方给了我们一车大青鱼抵债,厂里决定给每个员工发一条鱼。其实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失落,因为失望的次数太多了,我们期待的心理已经麻木了,说真的,这次如果真的给我们发工资,我们反倒不太相信的。只是这条大青鱼成了意外惊喜:有一点东西拿回家去过年,总比什么都没有好。正说着,一辆货车开进厂里,车厢里装满了鱼,驾驶员停下车,拉下车厢栏板,“哗啦啦”,一车一路上在雨雪里冻得硬硬的七八斤重一条的大青鱼,被倒在积雪扫净后坚硬的水泥地上,发出了巨大的声响。雪后的阳光慢慢地露出了脸,照在大地上,蓝天配着雪地,整个世

界很明净。阳光照在我们冻得红彤彤的脸上,摸摸鼻子也很冰凉。硬邦邦的大青鱼在阳光下泛着银色的光,它张着大嘴睁着圆圆的眼睛,无辜的眼神仿佛在对视着我们……在办公室主任萍姐的指挥下,大家心情复杂地排着队拿鱼,有钱没钱都要回家过年啊。当轮到我家时,萍姐趁着大家不注意,飞快地从边上抽出了一条大一点的鱼递给我说:“快拿着,回家好好过年。”听到这句话,一刹那,我鼻子一酸,眼眶一热,久已麻木的心突然之间敏感了起来,一丝丝在割着我脆弱的心,怎么也控制不住,几粒晶莹的眼泪滴了出来……下班后,我提着这条大鱼划成好几段,把鱼头给三阿姨家送去,作为过年的礼物。阿姨她们并没有嫌弃鱼头少,而是一个劲地夸这个鱼头大鱼头好,如果做鱼头豆腐汤,肯定很好吃。我知道,那是她们想让我开心……晚饭时,我把鱼尾红烧了,味道果然鲜美。另外几段舍不得吃,因为没有冰箱,不能储藏,于是按邻居大婶教我的方法,用盐把它腌在瓮里,想吃的时候,再拿出一块来烧,就这样,这条鱼我吃了好久好久。转年,我离开了这里,考入了《仙居报》,当我离开时,两年的工资还是没有发,最后,说好说歹,厂里给了我几桶油漆了账。1998年到现在,已经快30年了,前尘往事恍如隔世,往事不堪回首,想起来心里都会滴血疼痛。那年的天空,那年的人和事,回忆中都是一片灰色,如沙漠里刮起的风沙洋洋洒洒,沙尘四处弥漫令人窒息,整个世界暗淡无光。但是那条大青鱼,却是灰色记忆中一抹白月光。

写作之味

不需要解释

项伟 (流浪在杜桥街头的人间客)

刚学习写作的时候,我爱编些类似于故事或小说的文字。因为没人指点,就照葫芦画瓢,模仿人家的作品,认为是好的技巧,就“借”来用;比如,有些小说喜欢用人物对话来推进情节,你一言我一语,一句一行,看着挺高级,我也有样学样,尝试让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尽量多说话。为了让对话更生动、更有味道,就像放味精一样,我习惯在“说”字前面加一些修饰,比如“冷冷地说”“厉声说”“没精打采地说”——在当时,我没有觉得有啥不妥,直到遇见“老枪”。老枪是在某文学群认识的网友,一个60多岁的胖老哥,当过兵,做过编辑,后从教师的岗位上退休。退休后,他专注于搞创作,据说已经出了五六本小小说。那天我在群里贴了自己新写的一篇小文,并说了一堆的客套话,大意是拙作一篇,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之类的,尴尬的是,老半天都没人回复。正沮丧呢,忽有人加我微信好友,原来是老枪——我们之前只在群里闲聊过。他开门见山道:“兄弟,你的大作我拜读了。你的文笔还可以,但也存在一些问题,尤其那个对话,有改进的余地。”我赶紧答道:“老师好,非常感谢!希望您不吝指点,我都是瞎写的,见笑见笑……”“客套话就不用说了,我先提一点,仅供参考。”老枪继续道,“对话的重要性不言而喻,它是塑造人物的关键手段之一。笔下的人物一开口,我们(包括读者)就知道你把人物写活了,还是写死了!”我虽然一时间整不明白对话好坏的标准是什么,但不明觉厉:“老师您继续!”“打个比方,以你文章里的一句话为例——‘你竟然背着我藏了这么多钱?’她惊讶地说。你觉得它有问题吗?”“没看出来。”我发了个红脸的表情,回答道。“有问题!为甚?因为你把人物的感觉直接告诉了读者。当你的对话已经将一切都表达清楚了,再去跟读者描述人物的情感,就像影视剧中加了过多的旁白一样不尊重人。‘你竟然背着我藏了这么多钱’已经传达出了惊讶,没有必要再做解释。”老枪停顿了一下,接着说道,“你给对话加上多余的解释,会有看轻读者的嫌疑,读者会反感,觉得受到了冒犯,甚至于失去阅读的兴趣,结果可想而知。所以,写对话时,一定要抑制住解释的冲动。”“明白了!我在写对话的时候,好像总是在担心什么,比如怕说不清楚,又怕话语不够有力等等,总想着加点什么。”我插嘴道。“要么缺乏自信。就像平常说话一样,自信的人说话往往简洁明了有力,很少废话;而不自信的人,说话就容易吞吞吐吐,各种解释,还特别在乎别人的感受。要么就是一种偷懒的行为,不愿意好好去琢磨对话该怎么写,或者该写些什么。请原谅我的实话实说。”“我感谢还来不及呢,群里这么多人,只有你肯教我!”我马上回复道。“想想看,每个人表达惊讶的方式(愤怒、释然、兴奋等)是否都有区别?请记住,人物作何反应,决定了他是谁。如果你告诉读者这个人物很惊讶,那读者能够了解到的全部内容就是她很惊讶。”过了一会儿,老枪总结道,“但如果你通过她的对话(或动作描写)来展现她的惊讶,读者就会更了解这个人物一些。还以之前那句话为例——‘你竟然背着我藏了这么多钱?’除了惊讶之外,我们甚至还能读出愤怒、疑惑、不甘等更多的情绪——它本身就很有力,任何的解释都显得多余。”“一句话,如果对话能够自己站得住脚,用别的东西去支撑它,只会限制它,或让它显得软弱。”老枪最后道。老枪的话,让我有醍醐灌顶之感。自那以后,我在写人物对话的时候,都会尽量地去避免做解释。就像老枪说的那样,如果对话已经说清楚了,就没必要解释;如果对话含糊不清,解释也只会适得其反,别扭奇怪。再后来,我发现它和写作本身的一些经验和技巧也是相通的,譬如,尽量通过肢体动作、表情及对话本身来塑造人物,因为个性化、差异化的人物形象都蕴藏在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里,而非滔滔不绝的叙述和自以为是的解释里。原来,写活人物的秘诀就是,让他动起来,说他该说的话,做他该做的事,除此以外,不需要解释。



茶言观展

自然造化

任秀玲 摄

这组摄影作品,以冰雪为媒,捕捉了大自然的无穷巧思。在光影的交织中,冰面化作无形的艺术,层层叠叠的冰层,仿佛是大地的脉搏跳动着微妙的节奏。每一片冰晶,都是流动的诗歌,曲折与透明交织成了无法言喻的图案。冰的冷冽与太阳光的反射交织,给人带来无尽的想象,这是冰与光的诗篇。

——编者絮语



柴胡人生记忆·故乡⑥

节日记

(石道上的流浪客) 柴胡

家乡的元宵节,是在正月十四过的,叫“十四夜”。与其他许多地方不同,家乡人的元宵节不是吃汤圆,而是吃糟羹。这一习俗,据说与戚继光有关。当年,戚继光在临海抗击倭寇,正月十四日时,戚家军被倭寇追至老家附近的一个山洞。得知此事的村民们纷纷捐赠食材,如猪肉、面粉、青菜、萝卜等,共同烹制成一锅大杂烩招待。这一大杂烩,就是后来的糟羹。正是有了村民们的鼎力支持,戚家军才度过了难关,最终取得了胜利。为了纪念戚继光的英勇事迹,老家人便将元宵节的日期,改为了正月十四,并保留了吃糟羹的习俗。在“十四夜”吃过糟羹后,村里的孩子们会迫不及待地奔向竹林,寻找最高最粗的竹子,边唱着“摇竹盲、摇竹盲,今年是你长,明年与你一样长”的歌谣,边欢快地摇动着竹子。尽管天气依然寒冷,但孩子们却都摇得满头大汗,乐此不疲。这一习俗,不仅寄托了孩子们快快长大的美好愿望,也成了老家元宵节中一道独特的风景。相比其他地方的元宵节活动,如闹花灯、猜灯谜等,老家则显得相对简单。这或许与当地的贫困和闭塞有关。然而,偶尔也会有跳八仙桌舞狮子的活动,这种活动用四四方方的八仙桌子,叠成四五层的高台,由八人分别扮演八仙进行舞狮表演,类似于杂技。这一活动,现在已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,成为老家文化的一张名片。在我小时候,父亲曾带我去邻近的村庄观看过这

一精彩的表演。元宵节之后是过“二月二”。二月二被称为“龙抬头”的日子,也是家乡春节结束的标志。男孩子们会选择在这一天理发,寓意长大后能够出人头地、成为栋梁之材。我对这一天也格外重视,却不是因为理发,而是因母亲会准备丰盛的饭菜和馒头,全家美餐一顿,作为春节的收尾。清明节主题与多数地区相仿,但除祭奠先祖外,还要祭请上苍、土地等神灵,家家户户皆不例外。母亲几天前开始便忙着摘麦秆草、折叠纸元宝。及至清明日,更是精心准备各式佳肴,用以祭祀。在坟前祭拜时,大人们常给孩子们分发青团、海蛎等食品,寓意孩子们吃了能耳聪目明,健康成长。清明节后的其他节日,虽各有其独特的对象和主题,但均融入了浓厚的地方特色。如端午节纪念屈原,家家户户包粽子、吃粽子,门口挂艾草、菖蒲。而在此之外,还有一项特别的习俗——给丈母娘送鸭子和芋头,尤其是新婚女婿,更是不可或缺。再如中元节,老家人称之为七月半,其重点在于祭鬼。儿时记忆中,村里人常成群结队前往永安溪边祭拜,随后点燃纸灯笼中的蜡烛,放入溪中漂流。问及缘由,大人们总会提及往昔洪水肆虐、村民溺亡的悲惨往事。此情此景,不禁让人联想到毛主席《送瘟神》诗中的意境——“牛郎欲问瘟神事,一样悲欢逐逝波”“借问瘟君欲何往,纸船明烛照天烧”。

而中秋节,在老家则是八月十六过,称之为“八月十六”。关于这一习俗的由来,众说纷纭,其中一个说法,亦与抗倭英雄戚继光相关。相传当年戚继光率军于中秋之夜大败倭寇,次日军民同庆,补过中秋。为纪念这一胜利,遂有此习俗。在众多传说中,我最为认同此说,因戚继光确曾在老家一带频繁活动,留下诸多传说与遗迹。我家附近的永安溪边,便曾有一座纪念戚继光的太尉殿,镇上亦有戚公祠,至今保存完好。至于重阳节,老家人称之为“重阳九”,习俗亦别具一格。他们不饮菊花酒、不食重阳糕,而是在家门前竖立一根竹子,寓意人生岁月如竹节般步步高升。节日繁多,菜式多样,长此以往,孕育了众多美食。近几年来,临海文旅业在外名声鹊起,除了江南长城、紫阳老街等名胜之外,美食亦成为一大亮点。临海美食,山珍海味俱全,品种繁多,口味绝佳,其中不乏源自老家的特色佳肴,如豆腐、馒头、麦油脂、煎饼、麦虾、面皮、扁食、菜羹等。在众多节日中,春节是最为隆重的。在家乡人心中,似乎整年的辛勤劳作,皆是为了春节的到来。平日里节俭缩食,只为春节能穿上新衣,品尝佳肴。家中饲养的鸡鸭猪羊,需待到春节方能宰杀享用,谓之过年鸡、过年鸭、过年猪。农历十二月伊始,家家户便忙于春节的准备:捣麻糍、做年糕、蒸馒头、制豆腐……一切均作提前准备;全家人的新衣

新鞋,亦需及早制作;荔枝、桂圆、糖果等年货,也要一一备齐。记忆中,母亲自上半年起,就开始一针一线地缝制布鞋底,为全家人准备新鞋。十二月临近,便请裁缝师傅上门为家人量身定做新衣。随后,是制作麻糍、年糕、馒头、豆腐等节日食品,全家人忙碌至除夕方得停歇。相较于其他节日,春节的习俗更为讲究。农历腊月二十八,需举行谢年仪式,供奉猪头、鸡鸭等物,感谢天地神灵一年来的庇佑;腊月二十九,则请老外公(即祖先)享用供品,感激他们一年来对后人的守护;除夕,全家人团聚一堂吃年夜饭。这顿饭是一年中最丰盛、最美味、佳肴汇聚。大年初一过后,便开始走亲访友拜年贺岁,老家人叫拜岁。然而,随着时代的变迁,老家的这些节庆习俗逐渐淡化。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,很多人家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视节日的传统仪式。祭祀、拜岁等重要的传统礼仪已被逐渐忽视和遗忘。春节过年时,原本大人领着小孩前后呼拥走亲访友的风景早已不再,取而代之的,是亲朋好友在饭店里吃年夜饭的简单聚会。我是看着这些传统节日习俗一年一年淡化下去的,常情不自禁心生忧虑。如此下去,人们对大自然及先辈的敬畏之情是否还能保持?亲朋好友间的亲情是否还能得到很好地维系?而那些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节日习俗文化,是否还能继续传承下去?